

同名电视连续剧即将热播

平民侦探

津子围 韩纯义 ◎著

群／众／出／版／社

平民侦探

平民侦探

◎ 津子围 韩纯义 著

群众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民侦探/津子围, 韩纯义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 1
ISBN 7-5014-2841-7

I. 平… II. ①津… ②韩…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476 号

平民侦探

津子围 韩纯义著

责任编辑: 张 旌

封面设计: 王 子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新宏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55 千字

印 张: 6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841-7/I · 1197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1.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退休老刑警冯才，告别聚会上大醉了一场，并勾起了很多往事——

冯才退休了，说退就退了。怎么想怎么觉得退得太快了。支队的弟兄们张罗着，在海华大酒店为他举办送别宴会。

海华大酒店挺有名的，是一个可以凭窗看到海湾的三星级酒店。

队长马胖说他的一个同学在这个酒店当办公室主任，所以，给冯才的送别宴会就设在那里。冯才心里明白，队里的弟兄们是想给他一个场面，给他一些安慰。不过，冯才也这样想，即便不到这样的地方来，他也会心平气和的，人吗，到什么时候想什么问题呗。但冯才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还是怅怅然，总觉得有点什么东西梗在心里，想放也放不下。

事实上，当冯才跨进那个豪华的餐厅时，他突然萌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他想，人真他妈是个怪物，你心里想着东，做出来的却常常是西；或者这样说，有的时候，往往你反感的東西恰恰又是你想得到的。

现在，冯才坐在十六个座位的大餐桌的主要位子上，公安局主管局长、政治部主任还有支队的弟兄们都众星拱月似的围坐在他的身边。在灿灿的灯光下，他成了主角。此时，他的内心有一种特别的情绪，一方面他觉得这是他最后的晚餐了，心里酸溜溜的；另一方面，他还是被眼前隆重的气氛感染了，那是一种明知是安慰却也真的心里满足的感觉，所以，刚刚喝酒的时候，他就有些激动了，他





站了起来：

“什么也不说了。”就将一大杯白酒喝掉。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老许回忆似的讲了冯才为革命事业做出的一些“丰功伟业”，时不时还调侃地联系到自己，说自己也快到了回家抱孙子的时候了什么的，并在一些年轻人面前说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话，比如说冯才当年“帅呆了”，文化大革命后调演的时候演过《奇袭白虎团》里的严伟才，唱功做功都十分了得，有不少姑娘迷他呢，只可惜那时候他已经有了老婆。“春节联欢晚会不是有一首歌，老冯，退休了也要‘常回家看看’。”

大家就笑，气氛很好。

政治部主任小孙年龄不大，但说起话来却一板一眼，他的讲话有点类似书面总结，从政治思想上，业务能力上，工作作风上，敬业精神上，廉洁奉公上等等，条理清楚地总结了六条。尽管里面的官话套话多了一些，可冯才听起来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冯才在小孙讲话的时候观察了队里的兄弟们，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真的十分上心。按惯例，每个人讲完了话就要敬酒，小孙也喝了一大杯白酒。冯才想对等地和他们喝。马胖说算了吧，今天你可以少喝。如果每个人敬酒你都喝一杯，你肯定受不了的。

冯才点头称是，不过他还是不少喝，喝一喝就觉得浑身的血热了起来，情绪也随之高涨。

大家都纷纷表达了对冯才的过誉评价，表达了对他的留恋之情，以及对他晚年生活的祝福，都敬了酒。再论到冯才的时候，冯才的舌头就有些硬了。他说我老早就想过，这一天迟早要到来的。怎么说呢，我有心理准备，可真的到了这一天，我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我当兵当了15年，干公安干了28年，说老实话呢，的确做了不少工作，也犯过错误，功劳也好苦劳也好，说得低调一点儿，我反正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还没干过昧良心的事。现在走到头了，一身轻

了,喝酒喝醉也不违反纪律了,挺好的!谢谢领导和同志们给我的评价,评价挺高,我的脸有点发烧。不管怎样,我对大家的心意是领情的。说完,又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

酒喝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开始唱歌。大家推推搡搡的,非得让冯才唱一段京剧不可。无奈,冯才唱了一曲智取威虎山的选段:《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那个唱腔是“二花脸”,不是冯才的长项,或许是上了岁数的原因,这些年来他的声音已经不那么透亮,像坏了纹线的旧铜锣,怎么调整,调子也不纯正了。好在今天冯才的情绪高昂,并由于大量的酒精的作用,他发挥得有些令自己满意。

大家给他鼓掌,吹口哨,像对待明星似的。马胖跑到冯才身边,拎起自己的衣服,对冯才说:“求求你,给签个名!”

冯才打了马胖一拳:“你小子挤兑我,我退休后还想好好活呢。”

大家又哄笑起来,气氛很好。

接下来按职务的大小唱,不管唱什么歌都说是献给冯才的。副局长老许唱的是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政治部主任小孙唱的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只有队长马胖唱的和晚宴的联系密切一些:《送战友》,并且唱得感情饱满,情真意切的。

兴许是马胖的一曲《送战友》又勾起了冯才的心事,他忽然把嘴凑到许副局长的耳边,说:“我接手的那桩凶杀案还没破。”

许副局长听到冯才猝然又提起案子来,便沉吟了一下,说,既然已经退了下来,你就好好休息,案子的事就别操心了。冯才本来还想接着往下讲,却见许局长已经朝大伙挥着手说,你们别停下,接着唱、接着唱。冯才只好把目光转给了大家,也是,他的话是有点冲淡了主题。

刑警队的年轻人多,唱歌唱得普遍好。后来唱的就是流行歌曲,爱情主题的比例居大,每人也依据惯例,在唱歌之前致辞时,同样表示是献给冯才的。那天的宴会持续到晚上10点多,到后来,冯





才就喝得天旋地转了。副局长老许嘱咐马胖把冯才安全地送回家，冯才不走，他说时间还早呢。

兄弟们知道他不愿离开大家，心里也都不好受，都站在那儿不言语。

政治部主任小孙对马胖嘀咕了一阵子，又对大家使了一个眼色。

马胖对冯才说，刚才接到电话，李家街道出了案子。

冯才瞪了马胖一眼，不满地说：“我懂你们的意思，其实我一点儿都没醉，心里特明白，算了吧，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呀。”说着，他抱了抱拳，对大家作了个揖，“我老冯在此谢谢各位兄弟了！”

大家就那样分手了。马胖开车送他，并表明一定要把他送到楼上。

冯才走出宾馆就饮了凉丝丝的海风，更增加了醉态，一路上，他又喋喋不休地对马胖讲起那件凶杀案，马胖哼哼哈哈地应付着，他知道冯才喝到这份儿上，他说过的话，也许明天他自己都不一定记得。接下来冯才又说，马胖你现在还年轻，应该有向上奔一奔的想法，不能就此水下去，我像你那么大的年龄上进心特别强。马胖是省警校82年毕业的，冯才曾经是他的师傅，也当过他的领导。前年搞竞争上岗的时候，因年龄大了，冯才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成了享受副处级待遇的刑警。或许是酒精的作用，他开始训导并不怎么重视他的马胖，马胖嗯嗯地点头，从表情上很难判断出他没听进去。冯才不管这些，他还按他的思路继续对马胖说，我这是退休了，才贱嘴和你说这些话。这是为你好。说来说去还不是我看你小子不错，不然我才不管闲事呢。反正是退休的人了，管闲事落不是。

马胖一脚刹车，让冯才闪了一个趔趄。

马胖说我知道老哥是关心爱护我。

冯才说那当然。我要提醒你的是，你的脾气太暴，干我们这行的不同于其他工作，脾气不好容易惹乱子，这方面我经历多了。再

有,这些年社会上的变化大了,时髦的事也多,有些我也搞不明白,观念太保守了吧?人家却说你落后了。可我还是觉得,我们这行尽接触黑暗面,心眼儿可不能偏,无论如何也不能搅到坏人堆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听说你在外头开了酒楼,还经常有小姐给你打传呼。

马胖扭过头来,说:“说就说,你不信就行了。”

冯才还想絮叨一些,马胖已经把车停在他家的楼下。马胖征求他的意见,是不是把他送上楼。冯才说没问题,他还嘱咐马胖,喝了那么多的酒,车不要开得太快。

冯才下了车之后,就在自己家楼梯口对面花坛边坐了下来。他没有回家,他的胸前激荡着一股股的豪气。他觉得他没老,他还年轻,他年轻那会儿的梦想是当将军,这一瞬间,好像他的梦想实现了,他威风凛凛地站在花坛面前,花坛里的植物似乎是走过他面前的士兵,而他正在检阅队伍。这时,他对花坛挥了挥手,朗声道:“同志们好!”

说完,他又模拟众多士兵的喊声。“首——长——好!”

“同志们辛苦了。”

“首长——辛苦。”

渐渐地,冯才的眼角有了泪水。

冯才用钥匙打开房门的时候,大概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开门之后,他看到女儿小品还在看电视,房间没有开灯,电视反射的光线在小品的脸上忽明忽暗地串动着。

冯才进门时,他的怀里抱着单位给的电饭锅,那个电饭锅是他退休的纪念,小品分明看到他怀抱着很大的纸盒箱子,却没起身接那个纸盒箱子,她还冷冰冰地坐在沙发上继续看电视。

冯才闷闷地问小品:“这么晚了你不睡?”

小品说这么晚了你还才回来呢。





冯才本来心情就复杂，受到小品的顶撞，心里十分不痛快，他走到卫生间方便了一下，气就渐渐地自下而上顶了出来，他又来到小客厅，本想冲小品发火，这时，他看到小品正用手绢擦眼睛，冲涌到前胸的怒气瞬间停顿，他咽了一口唾沫，把火气压了下去。

小品一直喜欢看生活类的电视连续剧，特别是爱情戏，她看戏就入戏，同戏中的人物同喜同悲，常常在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愤怒异常或者泪水涟涟。冯才知道小品的性格古怪，他在内心里也对小品有歉意，所以，他对小品一直是迁就的。

冯才没理会小品，自己的酒却反应强烈，他快速来到卫生间，开始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吐了好一阵子，觉得胃快吐空了，这才直起了腰。在卫生间的镜子里，冯才发觉自己真的老了，站在他对面的“冯才”面色苍白，皮肤十分松弛和粗糙。这时，有人敲他的后背，他以为是小品，回头一看，是老伴。

“没事儿。”冯才说。

老伴说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说一百遍你也不记心上。

冯才说我说我没事儿。你身体不好还逞什么强，快回床上去！

老伴坚持不走，还嘟嘟囔囔的。冯才觉得自己已经吐干净了，就冲了冲口，扶着老伴回了老两口的卧室。

冯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听到女儿小品在卫生间里弄出了声响，并说，那么大的岁数了，一点也不自重，这味熏死人了！

冯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静静地坐在床边，看到身子虚弱的老伴，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愧疚起来，这些年来，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他对家人的关心和照顾太少了。这是一大笔情债呀，好几十年的债。说实在话，以前，他冯才不是没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想过很多次，只是没有现在这么清晰和明确罢了。

城市的夜晚越来越宁静了，月光也十分柔和，慢慢地透过窗棂倾泻进来，冯才的眼前开始有了无边无际的岁月……

下岗职工齐大海是个侦探迷,他对 开烧烤店的搭档说:“我准备发 挥我的特长!”

齐大海打小就想当个侦探,结果怀才不遇,进工厂当了工人。但是,圆不了这个侦探梦他挺不甘心的。

就在冯才举行退休告别宴的那个晚上,齐大海正和工友林彬、二宝子吃散伙饭。自三月份下岗以来,他们就凑钱开了这个烧烤店。烧烤店原来是临街的住宅,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店小了一点儿,烧烤店的店名不小,叫满洲里烧烤店。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包括开烧烤店本身的人来说,烧烤的起源是颇具争议的。比如有的人认为烧烤来源于北京,与旧时代京城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人认为烧烤来源于内蒙的蒙古族,也有人认为烤肉来源于朝鲜族,而在一些人看来,新疆维吾尔族的烤羊肉串才是正宗的,更有人引经据典地说,烧烤始于原始人,我们的老祖先一学会用火,就开始吃烧烤了。无论怎样,烧烤已经成了大众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经过人们不断地选择和淘汰,淘汰和选择,这座城市的烧烤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既综合了不同民族的特点,又有所发展和创新。所有讨论的这些,其实与齐大海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像很多喜欢吃烧烤的人和开烧烤店的人一样,他们不会去研究烧烤的起源,也不知道烧烤的起源,他们只是把别人的干法搬过来,如法炮制就行了。

齐大海历史地成了这间小店的头儿。首先,他人长得堂堂正正





的，不像林彬长得像香港电视剧里黑帮的打手；二宝子长得虽然不像坏人，但是又黑又老，像刚进城的农民。其次，齐大海也比较善于应酬。不像其余二位，遇到来提要求的人，林彬说几句话就火了，而二宝子只是眼巴巴地瞅你，顶大了不起就说，别跟我说，我不管。

开业的头一天晚上，齐大海他们几个人在挂了满洲里烧烤店门匾的新店里先吃了一顿。他们一边吃自己小店里的烧烤、喝着啤酒，一边讨论着开业和开业以后烧烤店管理的事。

林彬说，开业要搞出一点特色，我的几个小哥们能送花篮，最好请几个礼仪小姐，靓一些的，再请区政府的领导来剪个彩。

“别扯淡了，”二宝子说，“咱这屁大的小店，扯那么大的排场，有个屁用。”

林彬说：“舍得花钱才能挣大钱，不说别的，就他妈的给咱下岗的哥们争口气，也得敞门大亮地搞点排场。”

二宝子说气有什么用，气能气饱就不用这么忙活了，整天坐在家里生气就行了。

“你怎么就知道抬杠呢？”

二宝子说，别的我不管，我就是不同意。按我的想法，什么都不搞，冤枉钱一分都不能花。

齐大海知道林彬也没有多少商家开业的见识，他谈的那些想法即便不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也是听别人说的，那些想法的确有些脱离实际，一个小烧烤店搞那样的排场有点夸张了，当然，现在的社会进步了，你怎么夸张没人管，问题是钱不行，没那么多的钱好夸张。

齐大海瞅了瞅二宝子，他觉得二宝子倒是个仔细的人，本分踏实，店里需要他这样的人守摊。只是他把钱看得太重，一分钱掰两瓣花，看不出多大的出息。所以齐大海也不赞成二宝子的想法，他觉得开业的时候不搞隆重的仪式，选个吉日放一挂鞭炮还是应该的。当然，也应该请些朋友，烧烤店不同于大酒店，花不了几个钱，

工厂里的领导能请出来请不出来的都请,按林彬的说法,不蒸馒头还蒸(争)口气呢。不过话说回来,你一个小烧烤店请人家,人家还不一定来呢。除了厂里现任的领导之外,还应该请一些喜欢吃烧烤的朋友,他家的邻居津子围说他喜欢吃烧烤,他的几位朋友也都喜欢吃烧烤,比如报社的韩主任,汽贸的刘经理,保险公司的于处长等等,说起来,吃也不白吃,他们以后多来几次就有了。齐大海拿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这个办法还是让林彬和二宝子在无可奈何中找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接受这种方案总比接受对方的意见好。“折中”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十分灵验。

接下来,他们又讨论了开业后经营的事。林彬曾多次问他谁是头儿,现在算是正式地讨论了。

齐大海说:“咱们三个合伙人都是主人,都是头儿,都当经理,不过,虽然都是经理,我管全面,林彬负责对外,主要精力是揽客户。二宝子管小店,特别是晚上,多顶一顶。”

齐大海这样说,林彬和二宝子都没什么意见,原因之一是,事实上齐大海在筹备烧烤店的时候就已经发挥了“头儿”的作用。原因之二是,他们3个人筹集的2万块本钱中,齐大海出的最多,齐大海是8000元,林彬和二宝子分别拿了6000元。所以,他们认为齐大海管全面是可以接受的。

接下来谈经营问题。

关于经营问题,林彬与二宝子持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林彬主张招几个女服务员,再上一些花色品种,比如生煮螃蟹、虾爬子、蚬子什么的。二宝子认为干什么就踏踏实实干什么,花里胡哨的什么也干不好。说一说,两个人就争论起来。

齐大海还真的像头儿似的,他安慰了眼睛发红的林彬和大脖子筋鼓起的二宝子,说,都是自己兄弟,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再说了,刚开业就内讧,可不好。常言说和气生财吗!

站起来的林彬又坐了下去,他白了二宝子一眼,说:“跟你这样





小气的人在一块共事，不憋死才怪呢。”

二宝子说：“跟你这样败家的人在一块儿，不气死才怪呢。”

“你妈的二宝子，你想找事咋的？”林彬又站了起来。

齐大海连忙站起来把正要发作的林彬拉住。“干什么！”他吼道。

等两个人坐下来，齐大海说，让咱们下岗咱们心里委屈、不平衡，看看咱这素质？不下岗才怪呢。还没等挣钱呢，自己就杠上了。你们有本事就吵，有本事就打。大不了我不干了，退出去行不行？

听齐大海这样一说，他们的气也消了不少，向齐大海表示歉意，表达的虽然不够明确，意思确实到了。他们两人还喝了“和解酒”，表示要团结一致，共同致富。

满洲里烧烤店开业后，并不像齐大海他们想象的生意那么火爆，钱也没有“井喷”一般大把大把地赚。经营一个月的时候，烧烤店已经入不敷出，有了较大的亏空。这是小店黄摊的直接原因。

这一个月，齐大海他们3个人在店里坚守最多的还是二宝子，二宝子白天睡觉，晚上一顶就是一夜。二宝子的确能吃苦出力，只是他过于小气，上的肉缺斤少两的，质量也好不到哪儿去。回头客自然不多。

林彬白天和齐大海轮班，林彬当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请客。林彬给退休的老厂长开过车，大概在给厂长开车的时候学了厂长的“大气”。所以他常在朋友面前竖起大拇指，举在肩头，朝后面摇晃着说：“到小店喝酒，哥们儿做（东）。”有一次他还把自己家街道的老太太都请了来。他说：“本人现在还行，开的买卖不大，生意还不错。现在把大娘们请来，是表达我大鼻涕（林彬小时候的外号）的心意，当然，现在有点条件了，以前没请是没有条件。”吃了烤肉的老太太们就恭维他几句，说早就看出来你能出息。过去有句老话，淘小子出好汉。

齐大海在这一个月里，也没断了请朋友，只是他与林彬的出发

点不同,他请的大多是可以付钱的人。他这样认为,朋友到哪儿吃饭都是花钱,到他的小店来,他还可以关照一下。可朋友们又几乎都有这样的心理,你齐大海开了烧烤店请我们来,自然不该让我们拿钱,况且,吃烧烤又花不了几个钱。齐大海遇到这种情况,自然不好意思张口,不拿就不拿吧,以后多来就行了。还有一种人能理解“做买卖不容易的,”喝酒之前就讲好要结账。齐大海陪他们喝起来,喝一喝,齐大海兴奋了,他在兴奋的时候想,一顿烧烤又没多少钱,如果让朋友拿钱多没面子。怎么说自己大小也是个经理呀。

这样不知不觉下来,齐大海请客签的单已经厚厚的一摞,查一查林彬的账单,上面的数字触目惊心,4500多元,平均一天100多。再查查自己的账单,也4千多。他开始还不信,一笔一笔地查看签名,的确是他还算挺拔的字迹。齐大海的头涨得老大,这才知道问题严重了……

吃散伙饭那天,他们三个人还算挺和气的。齐大海对二宝子说,挣钱这东西不是看别人挣钱了你干也挣钱,干这玩意我不行。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干侦探,我小的时候就有侦探的头脑,有一次我爸找不到钥匙,我没用两分钟就帮他找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我天天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看阿加沙·克里斯蒂的小说,特别崇拜福尔摩斯和大侦探波洛。我准备发挥我的特长。人嘛,一辈子说快也快,要发挥所长而不是发挥所短。

那夜,也就是冯才参加告别宴那天夜里,齐大海回家一头扎在床上就睡过去了,恍恍惚惚就进入了侦探角色。他一会儿觉得自己跋涉在绿绿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正艰难地从马蹄印里辨认着江洋大盗的蛛丝马迹;一会儿,他又觉得自己乘坐着豪华游轮,航行在蓝蓝的、辽阔无边的大海上,他像大侦探波洛一般与潜伏在旅客中间的凶犯周旋。





退休后的寂寞让冯才心如长草,没破的遗案也令他坐卧不安

冯才退休以后,对他考验最大的就是寂寞,对于忙惯了的他说,清闲不亚于一种刑罚。头几天,出于对家庭的补偿心理,冯才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每天早晨6点,冯才就起床了,他步行到菜果批发市场买菜,吃过早饭,他收拾房间,洗碗洗衣服。然后,热一热中午饭,再做晚饭。

12

家务活毕竟有限,更多的时间冯才都是清闲的,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爱好,比如读书、练书法什么的,就是电视他也不大愿意看。所以,白天清闲的时候,他除了在窗前望楼下的街道,就坐在沙发上发呆。

关在家里一周以后,冯才忍耐不住了,他开始到户外活动。

冯才先去了宠物市场,那里的宠物到是不少,价格高不说,主要是不适合他。冯才又去了花鸟鱼市场,市场很大,各种鸟类、各种花卉、各种观赏鱼,冯才认识或者说能叫出名字的并不多。还有各种工具,各种饲料,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冯才知道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养娇气的植物或动物,转了半天,他才买回两只巴西金钱龟,在他的印象中,龟是最好养的了,即便你忘了喂食,龟也不会轻易就死的。况且,花鸟鱼市场的人都说养金钱龟发财,冯才已经退休了,他知道这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他也一样不拒绝美好的愿望。

养了金钱龟之后,仍然没有解决寂寞的问题,白天,冯才就去

楼下看比他还老的老人们打扑克、玩象棋，在这之前，冯才是不会把那些目光迟疑动作迟缓的退休老人与自己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他也退休了，尽管冯才喜欢玩象棋，可他还是觉得，自己还不算老，身体也不错，如果自己进入那个行列里，那样，也许真的就老了。

那一个月对于冯才来说是艰难的，像一只长年出海的木船，突然停泊在岸边，眼巴巴地看着风起云涌的长天，波涛汹涌的海面叹息。静静地等待着风吹日晒，渐渐地衰落下去

冯才不想这样，他觉得他周身的血液还流畅地鼓荡着，他还有激情，有干劲儿，他不甘心就这样衰老下去。

于是他禁不住又想起那桩凶杀案：那是星期三的上午9点，卖盗版光盘的刘玉英刚刚打开柜台，一个带口罩的男人突然出现在她面前，问刘玉英几句话（现场访问时，刘玉英临近的柜台都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就举起改造过的猎枪，对刘玉英开了两枪。刘玉英当时就倒在血泊之中。凶手开枪之后就消失在密集而混乱的人群之中，急救中心的车赶到的时候，刘玉英已经咽气了。

这是一起重大的恶性凶杀案，案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气焰十分嚣张。市里有关领导和有关方面对这个案子十分重视。他作为经验丰富的老刑警，被抽调到这个专案组。接这个案子的时候，离他退休还有一个月零七天，冯才的信心很足，他觉得应该在他退休以前就可以把这个案子破了。谁想，一直到他退休，刘玉英被杀案仍无结果。

退休一个月的时候，冯才去了队里一趟。队里的兄弟们都不在，办公室里就内勤小曹一个人守摊儿。

小曹看到冯才进屋，热情地迎接了他。说，老冯，难得看到你。

冯才笑一笑，说，想你们啦，过来看看。

这时，电话铃响了，小曹去接电话，好像是报案的，小曹认真地在记录本上作着记录。

小曹接完了电话，用一个一次性的水杯给冯才倒了一杯水。冯





才心里掠过一丝阴影，本来他的水杯还放在办公室里的，尽管那个水杯已经很旧了，上面满是茶垢。不过冯才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没有把那个水杯拿回家。也许事实上是，他人退休了，水杯也被人扔掉了。

少顷，冯才抬起头来，问小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小曹笑了，说不用，其实没什么，一个单位的办公室被撬了，派出所请技术组的帮着勘查现场。

冯才没说什么，拿起水杯喝水。

小曹仍笑盈盈的，她问冯才退休后干些什么，冯才说没干什么，就在家呆着。

小曹说你不仅可以练练书法，现在有不少老同志练书法呢，既可以修身养性，又可以锻炼身体。说不准写一写写出了名，我们还可以讨几幅字去卖钱。

冯才说我可没那份天赋。

小曹说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有的人就是大器晚成的，这样的例子从古到今可不少呀。

冯才不同小曹继续那个他认为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题，他问小曹：“刘玉英被杀案有进展了吗？”

小曹说案子卡住了。

“现在谁管这个案子？”冯才问。

“迷糊。”

迷糊是队里的王子平，他并不是真的迷糊，只是觉多一点儿，在什么场合都能睡，特别是机关开大会的时候，他坐在礼堂里就睡，他的睡功是经过修炼的，他坐在那儿睡的时候，你从外表上却看不出来。只是他修炼的功夫还不到家，还控制不了入睡以后的状态，他睡深的时候，呼噜就起来了，加上他固定的姿势，使气管的气流受阻，所以他出气的时候，就吹出了哨音。尽管王子平有迷糊的外号，冯才认为王子平还是有头脑的一位刑警。